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七十六

宋 宣城太守范煜撰

唐 章懷太子賢注

郭陳列傳第三十六

郭躬傳 弟子鎮

郭躬字仲孫頴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律前書杜周武帝時為廷尉御史大夫斷獄深刻少子延年亦明法律宣帝時又為御史大夫對父故言小太

守寇恂以弘爲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爲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内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于公東海人丞相于定國父也爲郡決曹決獄平罹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見前書也躬少傳父業講授徒衆常數百人後爲郡吏辟公府永平中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爲副彭在别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督謂大將彭旣無斧鉞

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前書音義曰大將軍行有伍部部有曲也今彭專軍别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棨戟即為斧鉞於法不合罪之有衣戟曰棨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繆於事為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

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詩小雅也如砥貢賦平如矢賞罰平君子不逆詐論語孔子之言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坐法免後三遷元和三年拜為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邊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

命無慮萬人廣雅曰無慮都凡也又自赦以來捕得甚衆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伏惟天恩莫不蕩宥死罪巳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為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邊肅宗善之即下詔赦焉躬奏讞法科多所生全永元六年卒官中子晊亦明法律晊音質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弟子鎮鎮字桓鍾少脩家業辟太尉府再遷延光中為尚書及中黄門孫程誅中常侍江京等而立濟陰王鎮率羽林

士擊殺衛尉閻景以成大功事在官者傳再遷尚書令太傅三公奏鎮冒犯白刃手劔賊臣姦黨殄滅宗廟以寧功比劉章章齊王肥子也高帝孫誅諸呂有功封朱虚侯也宜顯爵土以勵忠貞乃封鎮為定頴侯食邑二千戸拜河南尹轉廷尉免永建四年卒於家詔賜冢塋地長子賀當嗣爵讓與小弟時而逃去積數年詔大鴻臚下州郡追之賀不得已乃出受封累遷復至廷尉及賀卒順帝追思鎮功下詔賜鎮謚曰昭武侯賀曰成侯賀弟禎亦以能法律至

廷尉鎮弟子僖許其反少明習家業兼好儒學有名譽延熹中亦為廷尉建寧二年代劉寵為太尉禧子鴻至司隸校尉封城安鄉侯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季高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劉攽曰案卜葬何關醫事明

衍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為法名家名為明法之家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邮諱忌邮憂也每入官舍輒更繕脩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至頴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皆為司隸時稱其盛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陰陽書歷法曰歸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也年老寢滯不過舉孝

廉後坐女壻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時人罔忌禁者多談為證焉罔無也

論曰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言人離散犯法乃自上之所為非下之過當哀矜之勿以得情為喜也見論語也夫不喜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用則可寄枉直矣夫賢人君子斷獄其必主於此乎郭躬起自佐史小大之獄必察焉左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原其平刑審斷庶於勿喜者乎君乃推己以議物捨狀以貪情秦彭孫章不死為推己亡命得減為貪情也貪與探同也

法家之能慶延于世葢由此也

陳寵傳子忠

陳寵字昭公沛國洨人也洨縣名故城在今泗州虹縣西南洨音户交反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為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寛事誅不附已者何武鮑宣等平帝時王莽輔政隔絶平帝外家不得至京師莽子宇恐帝長大後見怨敎帝舅衛寶令帝母上書求入莽不許宇與婦兄呂寛謀以為莽不可説而好鬼神乃夜以血灑莽第門以驚懼之事覺並誅死何武為前將軍王莽先從武求舉武不敢鮑宣為司隸免徙之上黨呂寛事起莽案鞫并誅不附已者武與宣坐見誣中皆被誅

並見前書咸乃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幾者事之微吉凶之先見者逝往也即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以為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應劭風俗通曰共工之子好遠遊死為祖神漢家火行盛於午故以午日為祖也臘者歲終祭衆神之名臘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火行衰於戌故臘用戌日也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其後莽復徵咸遂稱病篤於是乃收斂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為

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建武初欽子躬為廷尉左監早卒躬生寵明習家業少為州郡吏辟司徒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專尚交遊以不肯視事為高寵常非之獨勤心物務數為昱陳當世便宜昱高其能轉為辭曹掌天下獄訟續漢志曰三公掾屬二十四人有辭曹主訟事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衆心時司徒辭訟久者數十年事類溷錯易為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因緣謂依附以生輕重也寵為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昱奏

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為法三遷肅宗初為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事見左傳晉大夫聲子辭故唐堯著典眚災肆赦尚書舜典之辭也眚過也災害也肆緩也言過誤有害當緩赦也周公作戒勿誤庶獄尚書立政之辭也言文子文孫從今以往惟以正道理衆獄勿誤也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三德剛柔正直尚書呂刑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為首往者斷獄嚴明

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濟益也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僚弘崇晏晏晏晏温和也尚書考靈燿曰堯聰明文塞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篣格酷烈之痛篣即榜也古字通用聲類曰笞也説文曰格擊也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絶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臧孫魯大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絶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歡悅子之賊心見矣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賢舉能抑惡揚善有大畧者不問其短有

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囹圄空虛子産卒國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聞竽琴之音其生也見愛死也可悲故曰德莫大于仁禍莫大於刻今子病而人賀子愈而人相懼曰嗟乎何命之不善子又不死臧孫慙而避位終身不出見新序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優優和也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下假至也音格上下天地也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鉆鑽諸慘酷之科蒼頡篇曰鉆持也說文曰鉆鐵鉗也其炎反鉗音陟葉反鑽臏刑謂鑽去其髕骨也鑽音作喚反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文致謂前人無罪文

飾致於法中也是後人俗和平屢有嘉瑞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報論也重死刑也是時帝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以為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災旱事在於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議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莫風至則蘭射干生月令仲冬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芸始生荔挺出射音夜即今之烏扇也芸香草荔馬薤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時令月令也蕩動也仲冬一陽爻生草木皆欲萌動也禮記月令仲冬諸生蕩君子齋戒安形性也天

以為正周以為春正春皆始也十一月萬物微而未著天以為正而周以為歲首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二月二陽夂生鴈北鄉陽氣上通諸生皆動始萌芽地以為正殷以為歲首也月令季冬雉雊雞乳也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十三月今正月也天子迎春東郊陰陽交合萬物皆出於地人始初見故曰人以為正夏以為歲首也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東風解凍蟄蟲始振也三微成著以通三統統者統一歲之事王者三正遞用周環無窮故曰通三統三統三禮義宗曰三微三正也言十一月陽氣始施萬物動於黃泉之下微而未著其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以天正為歲色尚赤夜半為朔十二月萬物始芽色

白白者陰氣故殷以地正為歲色尚白雞鳴為朔十三月萬物始達其色皆黑人得加功以展其業夏以人正為歲色尚黑平旦為朔故曰三微王者奉而成之各法其一以改正朔也易乾鑿度曰三微而成著三著而體成當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也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臣賢案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趣獄刑無留罪令言孟冬未詳其故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孟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月令仲冬君子齋戒身欲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也○劉攽曰案文并注意孟當作仲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威

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為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為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為它應不以改律秦為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草謂創造之也論決也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言蕭何不論天地之正及殷周之春實乖正道陛下探幽析微允執其中允信也中正也言信執中正之道語見尚書革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三正

之月不用斷獄敬承天意奉順三微也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春秋於春每月書王所以通三統也何休注云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正月三月夏正月也聖功美業不宜中疑書奏帝納之遂不復改寵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若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惟在公家而已朝廷器之器重也皇后弟侍中竇憲臣賢案竇后紀及憲傳並云憲竇后兄今諸本皆言弟蓋誤也薦眞定令張林為尚書帝以問寵寵對林雖有才能而素行貪濁憲以此深恨寵林卒被用而以臧汙抵罪及帝崩憲等秉權常銜寵乃白太后令典

喪事欲因過中之黃門侍郎鮑德素敬寵說憲弟夏陽侯瓌曰陳寵奉事先帝深見納任故久留臺閣賞賜有殊今不蒙忠能之賞而計幾微之故（幾微言微細也）誠傷輔政容貸之德瓌亦好士深然之故得出為太山太守後轉廣漢太守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姦貪訴訟日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鐔顯等以為腹心（鐔音徒南反）訟者日減郡中清肅先是洛縣城南（洛縣名故城在今益州雒縣南也）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案行還

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矜歎即勑縣盡收斂葬之自是哭聲遂絶及竇憲為大將軍征匈奴公卿以下及郡國無不遣吏子弟奉獻遺者而寵與中山相汝南張郴光武子中山王焉相也東平相應順東平王蒼孫敞之相也守正不阿後和帝聞之擢寵為大司農郴太僕順左馮翊永元六年寵代郭躬為廷尉性仁矜及為理官數議疑獄常親自為奏每附經典務從寛恕帝輒從之濟活者甚衆其深文刻敝於此少衰寵

又鉤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鉤猶動也前書曰鉤校得其姦賊鉤音工侯反溢出也孔安國注尚書曰呂侯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也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記曰禮經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注云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有三千也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去禮之人刑以加之故曰取也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耐者輕刑之名也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

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

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

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為三

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

之美傳之無窮未及施行會坐詔獄吏與囚交通抵罪

詔特免刑拜為尚書遷大鴻臚寵歷二郡三卿所在有

迹見稱當時十六年代徐防為司空寵雖傳法律而兼

通經書奏議溫粹號為任職相在位三年薨以太常南

陽尹勤代為司空勤字叔梁篤性好學屏居人外荆棘生門時人重其節後以定策立安帝封福亭侯五百戸永初元年以雨水傷稼策免就國病卒無子國除寵子忠

忠字伯始永初中辟司徒府三遷廷尉正正廷尉屬官也秩千石也以才能有聲稱司徒劉愷舉忠明習法律宜備機密於是擢拜尚書使居三公曹成帝置五尚書三公曹尚書主知斷獄也忠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寛詳初父寵在廷尉上除漢法溢

於甫刑者未施行上音時掌反及寵免後遂寢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忠畧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為決事比比例也必寐反以省請讞之敝又上除蠶室刑蠶室宮刑名也或云犗刑也音奇敗反作窨室畜火如蠶室說文曰犗騬牛也騬音繒漢舊儀注曰少府若盧獄有蠶室也解臧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狂易謂狂而易性也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及鄧太后崩安帝始親朝事忠以為臨政之初宜徵聘賢才以宣助風化數上薦隱逸及直道之士馮良周燮杜根成翊世之徒於是公車禮

聘良燮等後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左氏傳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史記曰趙簡子有臣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曰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家語孔子曰忠言逆耳而利於行也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周昌為御史大夫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走出高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桀紂之主也上笑不之罪也孝文嘉爰盎人豕之譏文帝幸慎夫人常與

皇后同坐後幸上林慎夫人從盎為中郎將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坐帝亦起盎前說曰陛下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上大悅人豕解見皇后紀也

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武帝為館陶公主私人董偃置酒宣室東方朔為太中大夫諫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正不得入焉上曰善更置酒北宮也

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元帝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御史大夫薛廣德當車免冠諫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帝乃從橋

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罪至

死此已上皆見新序今明詔崇高宗之德高宗殷王武丁也有雉登鼎耳而雊懼而修德位以永年推宋景之誠史記曰宋景公時熒惑守心星太史子韋請移之大臣國人與歲公皆不聽天感其誠熒惑為之退三舍也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謂杜根為侍御史成翊世為尚書郎也必承風響應爭為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管穴言小也史記扁鵲曰若以管窺天以隙視文隙即穴也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書

御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延為侍中延後位至太尉謝承書曰延字君子蘄縣人也少為諸生明於五經星官風角靡有不綜家貧母老周流傭賃常避地於廬江臨湖縣種瓜後到吳郡海鹽取卒月直賃作半路亭父以養其母是時吳會未分山陰馮敷為督郵到縣延持箒往敷知其賢者下車謝使入亭請與飲食脱衣與之餉餞不受順帝徵拜太尉年七十六薨常侍江京李閏等皆為列侯共秉權任帝又愛信阿母王聖封為野王君忠内懷懼懣而未敢陳諫乃作搢紳先生論以諷文多故不載搢插也紳大帶也自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戹元二解見鄧騭傳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縣更相飾匿

莫肯糾發更相文飾隱匿盜賊也忠獨以為憂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韓子曰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而潰黄帝素問曰鍼頭如芒氣出如筐也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尚書康誥曰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詩大雅也言詭誑委隨之人不可縱宜即罪之用謹敕不善之人也蓋所以崇本絶末鉤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彊盜論語孔子曰色厲而内荏其猶穿窬之盜乎彊盜不斷則為攻盜攻盜成羣必生大姦故亡逃之

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食罪致大辟通行飲食猶今律云過致資給與同罪也飲音蔭食音寺而頃者以來莫以為憂州郡督録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為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蹋蹐比伍轉相賦斂說文曰蹐小步也言蹋身小步畏吏之甚也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迮迮迫也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於此寇盜攘竊也尚書曰無敢寇攘也○

劉攽曰案文但言寃擾誅不成文理當有一適字前年勃海張伯路可爲至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糺增舊科以防來事自今彊盜爲上官若它郡縣所糺覺一發部吏皆正法上官謂郡府也若及也部吏謂督郵游徼也正法依法也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爲詔文切勑刺史嚴加糺罰冀以猛濟寬驚懼姦慝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前書音義曰息卦曰太陽消卦曰太陰其餘雜卦曰少陰太陽寒氣錯時水涌爲變天

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所務王事過差令處煖氣不效之意庶有讜言以承天誡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光中尚書令祝諷（祝或作祋○劉攽曰案文祝當作祋）尚書孟布等奏以為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約儉也孝文皇帝崩遺詔薄葬以日易月凡三十六日釋服後以為故事）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前書音義曰告寧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古者名吏休

假曰告吏二千石有予告賜告予告在官有功法所當得也賜告病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疾也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曰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自此已上至臣有大喪並公羊傳之文也閔子騫孔子弟子也遭喪君使之從軍騫

乃要絰而服以從軍役事了退家致位喪次極盡私恩故君使之雖非臣從君命有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小雅蓼莪之詩也蓼蓼長大貌也莪蘿也言孝子憂思中心不精不識莪蘿誤以為蒿也其詩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缾之罄矣惟罍之恥注云缾小而罍大也罄盡也缾小而盡罍大而盈言為罍恥者刺幽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也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論語曾子曰吾聞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

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文帝二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也孝廉之貢發於孝武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郊祀之禮定於元成元帝成帝時匡衡韋玄成定迭毀郊祀之禮也三雍之序備於顯宗三雍明堂辟雍靈臺也雍和也解具明紀也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謂安帝詔大臣得行三年喪也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言敬吾老亦敬人之老愛吾幼亦愛人之幼有敬愛之心則天下歸順之也運掌言

易也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内咸得其所甘陵安帝母陵陵在清河故言北望也宦豎不便之竟寢忠奏而從諷布議遂著于令忠以久次轉為僕射時帝數遣黄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伯榮帝乳母王聖女也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為禮謁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忠上疏曰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叙庶事不叙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則感動陰陽妖變為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臣司臣司狃恩莫以為

負狃音女九反詩曰將叔無狃注云狃習也言屢被恩貸不以災變為憂負也故天心未得隔并屢臻隔并謂水旱不節也尚書曰一極備凶一極亡凶并音必姓反青冀之域淫雨漏河漏溢也徐岱之濱海水盆溢兗豫蝗蝝滋生蝝蝗子也荊揚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柚將空杼柚謂機也小雅大東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也

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洪範五行傳辭春秋大水皆為君上威儀不穆臨莅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彊陽不能禁故為淫雨陛

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孝德皇安帝父清河王慶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駢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朱軒車使者所乘駢並也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諂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跱徵役無度儲積也跱具也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河間王開安帝叔也清河有陵廟之尊清河王延平也陵廟所在故曰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為伯

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韓嫣弓高侯之孫也得幸於武帝武帝獵上林中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伏謁道傍嫣驅不見王怒為皇太后泣言太后銜之後嫣出入永巷以姦聞太后賜嫣死也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天元猶乾元也易曰大哉乾元也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石顯字君房少時坐法腐刑為中書令元帝委以政事公

卿畏之重足一迹顯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間已乃取一言為驗上嘗使至諸宮徵發先白上恐漏盡宮門閉請詔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詔開宮門後果有上書告顯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顯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者唯明主能知之上以為然而憐之

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詐 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數諫爭帝不許尚書令趙昌佞諂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上怒下崇獄死獄中也

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 哀帝時博為丞相承傅太后指奏免大司馬傅喜哀帝怒下博獄自殺也

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 成帝舅王鳳為大將軍專權驕僭王商為丞相論議不能平鳳陰求商短使人上書告商閨門內事商坐免王商宣帝舅樂昌侯王武之子非成帝舅成都侯也

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

決於已則下不得偪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霽亦止也四方衆異不能為害書奏不省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眚變咎輒切免公台切責也忠以為非國舊體上疏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孔子對魯定公之辭也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輿為下御坐為起漢舊儀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起立乃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下輿立乃升車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董督也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

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慄不敢穴見有所興造（穴見言不廣也）又不敢希意同僚以謬平典而謗讟日聞罪足萬死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褒（褒字伯仁廬江人也）今者災異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賁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成帝時熒惑守心議郎李尋奏記丞相翟方進曰唯君侯盡節轉凶方進憂不知所出有郎賁麗善為星言大臣宜當之工乃召見方進賜養牛上尊酒令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賁音肥）徙

乖宋景之誠（解見前文言景公有災身自引咎成帝不然故曰徒也）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為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也（衡秤衡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也）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忠意常在褒崇大臣待下以禮其九卿有疾使者臨問加賜錢布皆忠所建奏頃之遷尚書令延光三年拜司隸校尉糾正中官外戚賓客近倖憚之不欲忠在內明年出為江夏太守

復留拜尚書令會疾卒初太尉張禹司徒徐防欲與忠父寵共奏追封和熹皇后父護羌校尉鄧訓寵以先世無奏請故事爭之連日不能奪乃從二府議及訓追加封謚禹防復約寵俱遣子奉禮於虎賁中郎將鄧隲寵不從隲心不平之故忠不得志於鄧氏及隲等敗衆庶多怨之而忠數上疏陷成其惡遂詆劾大司農朱寵順帝之為太子廢也諸名臣來歴祝諷等守闕固爭時忠為尚書令與諸尚書復共劾奏之及帝立司隸校尉虞

翊追奏忠等罪過當世以此譏焉

論曰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相幼主則正不僣寵○劉攽曰案丈不當作下謂正下之僣事也然陳寵無正僣寵之事陳忠乃有言伯榮疏論說似誤也可謂有宰相之器矣忠能承風亦庶乎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然其聽狂易殺人開父子兄弟得相代死斯大謬矣是則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代其禍進退無所措也

贊曰陳郭主刑人賴其平寵矜枯胔躬斷以情忠用詳密損益有程程品式也謂彊盜發貶黜令長各有科條故曰程也施于孫子且公

且卿施延也音羊皷反

後漢書卷七十六

後漢書卷七十六考證

郭躬傳及典理官○舊本無典字

陳寵傳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注今言孟冬未詳其故○何焯校本云下文云畢在立冬則孟冬者當作季秋

先是洛縣城南○縣字監本誤作陽從宋本改

陳寵子忠延後位至太尉注僨作半路亭父以養其母○父字一本作卒臣會汾按前書音義云亭有兩卒

其一亭父掌開閉掃除其一求盜掌逐捕盜賊此下文云持幕往則知為亭父無疑

後漢書卷七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七十七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煜撰

唐　章　懐　太　子　賢注

班梁列傳第三十七

班超傳子勇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為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内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耻勞辱有口辯

而涉獵書傳涉如涉水獵如獵獸言不能周悉粗窺覽之也東觀記曰超持公羊春秋多所窺覽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校書郎解見班固傳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傅介子北地人元帝時使西域刺殺樓蘭王封義陽侯張騫漢中人武帝時鑿空開西域封博望侯續漢書作久弄筆研乎華嶠書作久事筆耕乎研音硯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一坐所尊則先祭酒今稱祭酒相尊敬之詞也而當封侯萬

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為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為蘭臺令史續漢志曰蘭臺令史六人秩百石掌書劾奏及印主文書後坐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為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伊吾匈奴中地名在今伊州納職縣界前書音義曰蒲類匈奴中海名在敦煌北也固以為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本西域樓蘭國也昭帝元鳳四年改為鄯善去陽關一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也鄯善王廣奉超禮

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絶域曹輩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

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

燒死東觀記曰斬得匈奴節使屋賴帶副使比離支首及節也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為質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為累是時于窴王廣德新攻破

莎車遂雄張南道于窴國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南與婼羌西與姑墨接莎車國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至玉門陽關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雄張猶熾盛也張音丁亮反波傍也波音詖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窴廣德禮意甚踈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續漢及華嶠書騧字並作騩說文馬淺黑色也音京媢反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

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建為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龜茲國居居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南與精絶東與且末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前書音義龜茲音丘茲今龜音丘勿反茲音沮惟反蓋急言耳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疏勒國居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也而立龜茲人兜題為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槖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勑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

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刧縛兠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續漢書曰求得故王兄子榆勒立之更名曰忠也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兠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焉耆國居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北與烏孫接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姑墨國王居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超守槃槖城與忠為首尾士

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即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尉頭國居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南與疏勒接衣服類烏孫也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

安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叵平諸國叵猶遂也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兹平通漢道若得龜兹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谷吉長安人永之父也元帝時為衛司馬使送郅支單于侍子為郅支所殺張騫武帝時

為郎使月氏為匈奴所閉留之十餘歲乃亡走大宛窮急即射禽獸給食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魏絳晉大夫晉悼公時山戎使孟樂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請和諸戎公悅使魏絳盟諸戎事見左傳輯亦和也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賈誼曰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楚詞曰捐棄太阿寶鉛刀兮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前書曰漢遣公主為烏孫夫人結為昆弟則是斷匈奴右臂也哀帝時劉歆上議曰武帝時立五屬國起朔方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也西伐大宛結烏孫裂匈奴之右臂南面以西為右也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西域傳曰自條支國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也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

馬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戹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領可通（效猶驗也西河舊事曰葱領山其上多葱因以為名）葱領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前書晁錯曰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利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敦煌今涼州縣）兵可不費中國而糧

食自足且姑墨温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温宿國王居温宿城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也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埶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詩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前書兒寬傳曰臣寬再拜上千萬歲壽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薦進也勳功也左氏傳曰反行飲至舍爵策勳馬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為假司馬將弛

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為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番音潘下同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烏孫國居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烏孫贈送甚盛烏孫以為右夫人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西域傳曰宣帝即位烏孫遣使上書言匈奴連發大兵侵擊烏孫欲隔絕漢烏孫願發國半精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烏孫以五萬騎從西

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四萬餘級馬牛羊七十餘萬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為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將兵長史解見和帝紀平帝元始二年使謁者大司馬掾持節行邊兵遣執金吾候陳茂假以鉦鼓古今樂録曰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將萬人將軍得之在俗用者有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劉熙釋名曰幢童也其貌童童然蔡邕月令章句曰羽鳥翼也以為旌幢麾也橫吹麾幢皆大將所有超非大將故言假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前書曰烏孫國王先號昆莫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後代取昆字靡彌聲相近

音有輕重耳昆莫既死子孫爭國漢令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賜印綬故有大小昆彌之號焉

李邑始到于寘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内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三至解見寇榮傳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

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内省不疚何卹人言疚病也卹憂也論語孔子曰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左氏傳曰詩云禮義不愆何恤乎人之言詩謂逸詩也快意留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窴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謂多以珍寶誘引之啖音徒濫反前書高祖令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啖與啗同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

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損中未詳東觀記作頓中續漢及華嶠書並作損中本或作植未知孰是也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姦而外偽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為供張設樂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明年超發于寘

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温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温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

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續漢書曰符拔形似麟而無角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領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

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歳奉貢獻明年龜兹姑墨温宿皆降乃以超為都護徐幹為長史拜白霸為龜兹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兹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兹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犂以前沒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兹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犂界而遣曉説焉耆尉犂危須曰都

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大人謂其酋長事畢即還今賜王綵五百匹馬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鞬音九言反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

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厲度由帶以上為厲由膝以下為揭見爾雅也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劉攽曰案文正當作止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犂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十七字本或為七十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緣逃亡遂叱吏

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氓嬰羅寇害乃命將帥擊右地破白山臨蒲類西河舊事曰白山之中有好木匈奴謂之天山去蒲類海百里郭義恭廣志曰西域有白山通歲有雪亦名雪山破白山見明紀也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慴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

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窴以西超遂踰葱領迄縣度迄至也縣度山名縣音玄謂以繩索縣縋而過也其處在皮山國以西罽賓國之東也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耻以報將士之讐致猶至也蠲除也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為善之利也其封超為定遠侯邑千户東觀記曰其以漢中郡南鄭之西鄉户千封超為定遠侯故城在今洋州西鄉縣南

超自以久在絶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亡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鄭玄注曰正丘首丘也代郡名在趙北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揚故巢也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絶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案前書曰匈奴其俗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也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金銀謂印也金印紫綬銀

印青綬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為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玉門關屬敦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里關在敦煌縣西北酒泉今肅州也去長安二千八百五十里也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東觀記曰時安息遣使獻大爵師子超遣子勇隨入塞也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

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絶超以一身轉側絶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輙為先登身被金夷傷也不避死亡頼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髪無黒兩手不仁不仁猶不遂也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

大夫咸懐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趦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趦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録踰遥也高祖踰謂𪑿布曰何苦而反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周禮鄉大夫職曰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征謂賦稅從征役也韓詩外傳曰二十行役六十免役與周禮國中同即知一與周禮七尺同禮國中六十免役野即六十有五晩於國中五年國中七尺從役野六尺即是野又早於國中五年年七尺謂二十六尺即十五也此言十五受兵謂據野外為言六十還之據國中為說也○劉攽曰注即知一與周禮七尺同禮國中六十免役案文一字當作二十

又下文禮國中當云周禮國中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為超求哀匄超餘年匄乞也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葬骨解見明紀田子方魏文侯之師也見君之老馬棄之曰少盡其力老而棄之非仁也於是收而養之事見史記也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詩大雅也汔其也康綏皆安也言先施恩惠於中國然後乃安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

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趙母謂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懼括敗先請得不坐事見史記衛姬者齊桓公之姬桓公與管仲謀伐衛桓公入姬請衛之罪事見列女傳也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為射聲校尉超素有胷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黄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弔祭贈賵甚厚子雄嗣初超被徵以戊己

校尉任尚為都護。劉攽曰案是時但有戊校尉多巳字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家語孔子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

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有三子長子雄
累遷屯騎校尉會叛羌寇三輔詔雄將五營兵屯長安
就拜京兆尹雄卒子始嗣尚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主
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牀
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刃殺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產
皆棄市超少子勇
勇字宜僚少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為軍司
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

護後西域絶無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及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攻沒班進擊走前王畧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耻因復取西域鄧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先是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彊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

斷其右臂遭王莽簒盗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彊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古者謀事必就祖故言廟策也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毛詩曰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内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絶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於

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内臣愚以為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彊鄯善于窴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為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勇對

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既為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尤還王名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為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綦毋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以勇為軍

司馬故以將言將音子亮反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埶必弱虜埶必弱則為患微矣〇劉攽曰案文此句多一必字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懐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絶望絶之後屈就北虜縁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

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為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為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為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為富仇讐之財增暴夷之埶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内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它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絶埶歸

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延光二年夏復以勇為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柳中今西州縣明年正月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温宿自縛詣勇降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

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軍就名也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以報其耻傳首京師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為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為王且音子余反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衆

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馳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唯焉耆王元孟未降二年勇上請攻元孟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騎為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

河西四郡金城敦煌張掖酒泉

徼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遣司馬將兵前戰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元孟竟不肯面縛唯遣子詣闕貢獻朗遂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後卒于家

梁慬傳

梁慬字伯威慬音勤北地弋居人也弋居縣名郡國志曰有鐵官父諷歷州宰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除諷為軍司馬令先齎金帛使北單于宣國威德其歸附者萬餘

人後坐失憲意髡輸武威武威太守承旨殺之竇氏既滅和帝知其為憲所誣徵慬除為郎中慬有勇氣常慷慨好功名初為車騎將軍鄧鴻司馬再遷延平元年拜西域副校尉慬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叛攻都護任尚於疏勒尚上書求救詔慬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慬未至而尚已得解會徵尚還以騎都尉段禧為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為騎都尉禧博守它乾城它乾城小慬以為不可固乃譎說龜兹王白霸欲入共保其

城白霸許之吏人固諫白霸不聽憧既入遣將急迎禧博合軍八九千人龜兹吏人並叛其王而與温宿姑墨數萬兵反共圍城憧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胡衆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駱駝畜産數萬頭龜兹乃定而道路尚隔檄書不通歲餘朝廷憂之公卿議者以為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永初元年遂罷都護遣騎都尉王弘發關中兵迎憧禧博及伊吾盧柳中屯田吏士二年春還至敦煌會

衆羌反叛朝廷大發兵西擊之逆詔慬留為諸軍援慬至張掖日勒日勒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州刪丹縣東南羌諸種萬餘人攻亭侯殺畧吏人慬進兵擊大破之乘勝追至昭武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州張掖縣西北也虜遂散走其能脫者十二三及至姑臧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慬降並慰譬遣還故地河西四郡復安慬受詔當屯金城聞羌轉寇三輔迫近園陵即引兵赴擊之轉戰武功美陽關美陽縣名故城在武功縣北七里於其所置關慬臨陣被創不顧連破走之盡還得所掠生口獲馬

畜財物甚衆羌遂奔散朝廷嘉之數璽書勞勉委以西方事令為諸軍節度三年冬南單于與烏桓大人俱反以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事中郎將龎雄為副將羽林五校營士及發緣邊十郡兵二萬餘人緣邊十郡謂五原雲中定襄鴈門朔方代郡上谷漁陽遼西右北平又遼東太守耿夔率將鮮卑種衆共擊之詔懂行度遼將軍事龎雄與耿夔共擊匈奴奥鞬日逐王破之單于乃自將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連戰數月攻之轉急种移檄求救明年正月懂將八千餘

人馳往赴之至屬國故城與匈奴左將軍烏桓大人戰破斬其渠帥殺三千餘人虜其妻子獲財物甚衆單于復自將七八千騎迎攻圍慬慬被甲奔擊所向皆破虜遂引還虎澤三月何熙軍到五原曼柏曼柏縣名屬五原郡暴疾不能進遣龐雄與慬及耿种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連營稍前單于惶怖遣左奧鞬日逐王詣慬乞降慬乃大陳兵受之單于脫帽徒跣面縛稽顙納質會熙卒于師即拜慬度遼將軍龐雄還為大鴻臚雄巴郡人有勇畧

稱為名將明年安定北地上郡皆被羌寇穀貴人流不能自立詔慬發邊兵迎三郡太守使將吏人徙扶風界慬即遣南單于兄子優孤塗奴將兵迎之旣還慬以塗奴接其家屬有勞輒授以羌侯印綬坐專擅徵下獄抵罪明年校書郎馬融上書訟慬與護羌校尉龎參有詔原刑語在龎參傳會叛羌寇三輔關中盜賊起拜慬謁者將兵擊之至湖縣病卒

何熙字孟孫陳國人少有大志永元中為謁者身長八

尺五寸善為威容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偉之擢為御史中丞歷司隸校尉大司農及在軍臨沒遺言薄葬三子臨瑾阜臨瑾並有政能阜俊才早歿臨子衡為尚書以正直稱坐訟李膺等下獄免官廢于家

論曰時政平則文德用而武畧之士無所奮其力能故漢世有發憤張膽爭膏身於夷狄以要功名多矣祭彤耿秉啓匈奴之權班超梁慬奮西域之畧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勒勳于後亦一時之志士也

贊曰定遠慷慨專功西遐坦步葱雪咫尺龍沙葱領雪山白龍堆沙漠也八寸曰咫坦步言不以為艱咫尺言不以為遠也懂亦抗憤勇乃負荷左傳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言勇能繼超之功業

後漢書卷七十七

後漢書卷七十七考證

班超傳祭酒布衣諸生耳注今稱祭酒相尊敬之詞也○顧起元曰相稱得為祭酒猶唐人之稱先輩耳

梁慬傳河西四郡復安○宋本無四字 臣會汾按武帝取匈奴昆邪休屠地置武威張掖酒泉敦煌是為河西四郡今從監本

後漢書卷七十七考證

後漢書卷七十八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煜撰

唐 章 懐 太 子 賢注

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第三十八

楊終傳

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年十三為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習春秋袁山松書曰時蜀郡有雷震決曹終上白記以為斷

獄煩苛所致太守乃令終賦雷電之意而奇之顯宗時徵詣蘭臺拜校書郎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為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萬數又逺屯絶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春秋昭公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公羊傳曰畔也曷為不言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也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秦政酷烈違啎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前書音義曰父族母族妻族也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太宗文帝也史記曰文帝德至盛也豈不仁哉除去

收孥相坐之律也萬姓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災疫未息災字或作牛疫病也躬自菲薄廣訪失得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拷寃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轉輸煩費又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已民懷土思怨結邊域傳曰安土重居謂之衆庶元帝詔曰安土重遷黎人之性也昔殷人近遷洛邑且猶怨望尚書

盤庚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人咨胥怨亳今河南偃師故曰近遷洛邑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荒極乎毛草也爾雅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又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鈆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言不毛荒極直論遠耳非必此地也且南方暑濕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陛下留念省察以濟元元書奏肅宗下其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太尉牟融司徒鮑昱校書郎班固等難倫以施行既久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

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元帝初元三年珠崖郡反待詔賈捐之以為宜棄珠崖救人飢餓乃罷珠崖郡光武二十一年鄯善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還其侍子厚加賞賜介鱗喻遠夷言其人與魚鼈無異也衣裳謂中國也楊雄法言曰珠崖之絕捐之之力也否則鱗介易我衣裳

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為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公羊傳曰毀泉臺何以書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而已毀之勿居而已也

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舍則有害於民也公羊傳曰襄公十一年作三軍三軍者何三卿也昭公五年傳曰舍中軍舍中軍者

何復古也言舍之與留量時制宜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終又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又上書自訟即日貰出乃得與於白虎觀焉與音預後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時太后兄衛尉

馬廖謹篤自守不訓諸子終與廖交善以書戒之曰終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事見陸賈新語何者堯舜為之隄防桀紂示之驕奢故也詩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之逸詩曰皎皎白貌也墨子曰墨子見染絲者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慎也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春秋殺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公羊傳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曷為直稱晉侯曰以殺其太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劉攽曰注稱晉侯曰以殺其太子衆今文當云曷為直稱晉侯以殺其太子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為置少傅教之

書計以開其明大戴禮曰古者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馬履小節焉又曰為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禮記内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記也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以道其志漢興諸侯王不力教誨多觸禁忌故有亡國之禍而乏嘉善之稱今君位地尊重海内所望豈可不臨深履薄以為至戒黄門郎年幼血氣方盛子廖防及光俱為黄門郎孔子曰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也既無長君退讓之風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此兩人所出微絳灌等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之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也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縱而莫誨視成任性

馬防傳曰凡弟貴盛賓客奔湊四方畢至數百餘人皆為食客也

鑒念前世可為寒心君侯誠宜以臨深履薄為戒廖不納子豫後坐縣書誹謗縣音懸廖以就國終凡鳳為郡吏太守廉范為州所考遣鳳候終終為范游說坐徙北地益部耆舊傳曰終徙於北地望松縣而母於蜀物故終自傷被罪充邊乃作晨風之詩以舒其憤也帝東廵狩鳳皇黄龍並集終賛頌嘉瑞上述祖宗鴻業凡十五章奏上詔貰還故郡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萬言永元十二年徵拜郎中以病卒袁山松書曰侍中賈逵薦終博達忠直徵拜郎中及卒賜錢二十萬

也

李法傳

李法字伯度漢中南鄭人也博通羣書性剛而有節和帝永元九年應賢良方正對策除博士遷侍中光禄大夫歲餘上疏以為朝政苛碎違永平建初故事宦官權重椒房寵盛又譏史官記事不實後世有識尋功計徳必不明信坐失旨下有司免為庶人還鄉里杜門自守故人儒生時有候之者言談之次問其不合上意之由

法未嘗應對友人固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哉茍患失之無所不至此以上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無所不至謂諂佞邪媚無所不為也孟子有言夫仁者如射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諸身而已矣孟子公孫丑篇之言也反諸身而已言克己自責不責人也在家八年徵拜議郎諫議大夫正言極辭無改於舊出為汝南太守政有聲迹後歸鄉里卒於家

翟酺傳

翟酺字子超廣漢雒人也雒屬廣漢郡漳山雒水所出南入湔故城在今雒縣南湔

音子田反四世傳詩酺好老子尤善圖緯天文歷算以報舅讎當徙日南亡於長安為卜相工後牧羊涼州遇赦還仕郡徵拜議郎遷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唯涕泣流連懿怪而問之酺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為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春秋保乾圖曰漢賊臣名孫登大形小口長七尺九寸巧用法多技方詩書不用賢人杜口也酺受恩接悽愴君之

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移病謂作文移而稱病也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時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閻顯等並用威權酺上疏諫曰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自疏其君時不可也臣苟殊絶之恩蒙值不諱之政豈敢雷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雷之發聲物皆同應言無是非者謂之雷同禮記曰毋雷同左傳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也伏惟陛下應天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

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神器謂天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竇憲出入禁中得幸太后圖為殺害帝知其謀誅之鄧太后崩宫人告鄧悝鄧弘等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帝聞遂免鄧氏為庶人也豈不以埶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顙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莊子曰或聘莊子莊子謂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欲為孤犢其可得乎此作豚不同也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禄去公室政移私門覆

車重尋寧無摧折賈誼曰諺云前車覆後車誡也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翕翕訿訿更相佐附詩小雅曰翕翕訿訿亦孔之哀毛傳曰翕翕然患其上訿訿然不思稱職爾雅曰翕翕訿訿莫供職也訿音將徙反訿與訾古字通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韓詩外傳曰無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夫置不肖之人於位是為虎傅翼也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春秋保乾圖曰臣功大者主威侵權并族害已姦行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諭君之權柄外假則必競取以為已利猶珠出於澤中誰能不含取以為已寶也吐猶出也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老子道經曰魚不可脫於泉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河上公注曰利器謂權道也理國權道不可以示執事之臣此

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左氏傳魯大夫御孫曰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皁囊文帝常欲作露臺計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何以臺為遂止不作又東方朔曰文帝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初政已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算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召

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雍熙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已來災譴頻數地坼天崩高岸為谷修身恐懼則轉禍為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自勞卹研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損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孟子曰公卿大夫人爵也仁義禮智信天爵也割情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心存亡國所以失

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不省而外戚寵臣咸畏惡之延光三年出為酒泉太守叛羌千餘騎徙敦煌來鈔郡界○劉攽曰案文從當作從酺赴擊斬首九百級羌衆幾盡威名大震遷京兆尹順帝即位拜光禄大夫遷將作大匠損省經用歲息四五千萬也經常屢因災異多所匡正益都耆舊傳曰時詔問酺陰陽失序水旱隔并其設銷復興濟之本酺上奏陳圖書之意曰漢四百年將有弱主閉門聽難之禍數在三百年之間宜升歷改憲行先王至德要道奉率時禁抑損奢侈宣明質樸以延四百年之難帝從之由是權貴共誣酺及尚書

令高堂芝等交通屬託坐減死歸家復被章云酺前與

河南張楷等謀反逮詣廷尉及杜真等上書訟之事得

明釋卒於家也益部耆舊傳曰杜真字孟宗廣漢綿竹人少有孝行習易春秋誦百萬言凡事同郡翟酺酺後被繫獄真上檄章救酺繫獄笞六百竟免酺難京師莫不壯之

著援神鉤命解詁十二篇援神契鉤命決皆孝經緯篇名也詁音古初酺之為大匠上言孝

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文帝之時未遑庠序之事酺之

此言不知何據武帝大合天下之書武帝詔曰其令禮官勸學舉遺興禮舉遺謂搜求遺逸是合天下之書也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

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於殿中兼平公羊穀梁同異上親臨決焉時更崇穀梁傳故此言六經也石渠閣名昭帝時博士弟子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時詔無置弟子員以廣學者故言以萬數也 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内外講堂諸生横卷為海内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毁太學太尉趙熹以為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頹廢至為園採芻牧之處宜更脩繕誘進後學帝從之酺免後遂起太學更開拓房室學者為酺立碑銘於學云

應奉傳

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也曾祖父順字華仲和帝時為河南尹將作大匠公廉約已明達政事華嶠書曰華仲少給事郡縣為吏清公不發私書舉孝廉尚書郎轉右丞遷冀州刺史廉直無私遷東平相賞罰必信吏不敢犯有梓樹生於廳事室上事後母至孝衆以為孝感之應時竇憲出屯河西刺史二千石皆遣子弟奉賂遺憲憲敗後咸被繩黜順獨不在其中由是顯名為將作大匠視事五年省費億萬汝南記曰華仲妻本是汝南鄧元義前妻也元義父伯考為尚書僕射元義還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幽閉空室節其食飲羸露日困妻終無怨言後伯考怪而問之時義子朗年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飢耳伯考流涕曰何意親姑反為此禍因遣歸家更嫁為華仲妻仲為將作大匠妻乘朝車出元義於路傍觀之謂人曰此我故婦非有它過家夫人遇之實酷本自相

貴其子朗時為郎母與書皆不答與衣裳輙以燒之母不以介意意欲見之乃至親家李氏堂上令人以它詞請朗朗至見母再拜涕泣因起出母追謂之曰我幾死自為汝家所棄我何罪過乃如此邪因此遂絶也

生十子皆有才學中子疊江夏太守疊生郴武陵太守郴生奉奉少聰明自為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為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録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備問之奉口説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時人奇之謝承書曰奉少為上計吏許訓為計掾俱到京師訓自發鄉里在路晝頓暮宿所見長吏賓客亭長吏卒奴僕訓皆密疏姓名欲試奉還郡出疏示奉奉云前食潁川綸氏都亭亭長胡

奴名禄以飲漿來何不在疏坐中皆驚又云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衣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即委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劉攽曰注奉少為上計吏許訓為計掾案吏當為史總而言掾史皆吏別而言之不同上計有史有掾也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袁山松書曰春又刪史記漢書及漢記三百六十餘年自漢興至其時凡十七卷名曰漢事大將軍梁冀舉茂才先是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執縣令屯結連年詔下公卿議四府舉奉才堪將帥四府解見皇后紀永興元年拜武陵太守到官慰納山等皆悉降散於是興學校舉側陋政稱變俗坐公事免延熹中武陵蠻復

寇亂荆州車騎將軍馮緄以奉有威恩為蠻夷所服上請與俱征拜從事中郎謝承書曰時詔奉曰蠻夷叛逆作難積惡放恣鑊中之魚火熾湯盡當悉燋爛以刷國恥朝廷以奉昔守南土威名播越故復式序重任奉之廢興期在於今賜奉錢十萬駮犀方具劒金錯把刀劒革帶各一奉其勉之奉勤設方略賊破軍罷緄推功於奉薦為司隷校尉糾舉姦違不避豪戚以嚴厲為名及鄧皇后敗而田貴人見幸桓帝有建立之議奉以田氏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諫曰臣聞周納狄女襄王出居于鄭左傳襄王將以狄女為后富臣諫曰不可狄固貪惏王又啟之王不從狄人伐周襄王出

奔○劉攽曰注富臣案臣當作辰漢立飛燕成帝胤嗣泯絶母后之重興廢所因宜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韓詩外傳曰婦人有五不娶喪父之長女不娶為其不受命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子不娶廢人倫也帝納其言竟立竇皇后及黨事起奉乃慨然以疾自退追愍屈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數萬言諸公多薦舉會病卒子劭

劭字仲遠謝承書曰應氏譜並云字仲遠續漢書文士傳作仲援漢官儀又作仲瑗未知孰是○劉攽曰注謝承書曰應氏譜並云案文多一曰字少篤學博覽多聞靈帝時舉孝

廉辟車騎將軍何苗掾中平二年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為寇東侵三輔時遣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靖上言烏桓衆弱宜開募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掾韓卓議以為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為仇敵若烏桓被發則鮮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軍還救非唯無益於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居近邊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有破敵之效劭駮之曰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為羣無君

長之帥盧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至互市乃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為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為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内盖為此也朝家猶國家也公羊傳曰春秋内諸夏而外夷狄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發鮮卑五千餘騎又武威太守趙沖亦率鮮卑征討叛羌斬獲醜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為不法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残害劫居人鈔商旅噉人牛羊略人兵馬得賞既多

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縑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狡寇未殄而羌為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以為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牢稟食也或作勞勞功也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奬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略不可倉卒望也韓卓復與朂相難反覆於是詔百官大會朝堂皆從朂議三年舉高第再遷六年拜太山太守初平二年黄巾三十萬衆入郡界朂糾率文武連與賊

戰前後斬首數千級獲生口老弱萬餘人輜重二千兩賊皆退却郡内以安興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從琅邪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謙素怨嵩子操數擊之乃使輕騎追嵩德並殺之於郡界劭畏操誅棄郡奔冀州牧袁紹初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劭後追駮之據正典刑有可存者其議曰尚書稱天秩有

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寛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犯化之罪固重犯亂之罪為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今次玉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阻恃也左傳曰衛州吁阻兵而安忍朝

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狷妄自投斃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召忽齊大夫子糾齊襄公之庶子也子糾與小白爭國子糾被殺召忽其傳也遂死之論語孔子論召忽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鼂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前書鼂錯為御史大夫改更律令諸侯諠譁錯父聞而非之曰劉氏安而鼂氏危矣遂飲藥而死史記曰趙母趙將馬服君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奢死趙欲以括為將母謂趙王曰王以為括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吾計決矣括母曰王終將之即有不稱妾得無隨乎王許諾及括敗王以母先言竟不誅也而班固引之以為鼂錯贊詞傳曰僕妾感慨

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言僕妾之致死者顧無由計慮耳語見史記欒布傳贊也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燿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左傳鄭大夫游吉之語是故春一草枯則為災秋一木華亦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為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玉次當罪之科哉周禮小司寇職鄭司農曰親宗室有罪先請也故謂舊知也賢謂有德行者能謂有道藝者功謂有大勳也貴謂若今墨綬有罪先請也勤謂憔悴國事賓謂二王後若乃

小大以情原心定罪左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原心定罪解見霍諝傳也此為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劭凡為駮議三十篇皆此類也又刪定律令為漢儀建安元年乃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也○劉攽曰案文多一也字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禮記曰夫禮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為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事見前書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

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辟以來莫或茲酷也或有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惟新臣累世受恩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補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司徒即丞相也總領網紀佐理萬機故有都目成帝初置尚書員五人漢舊儀有常侍曹二千石曹户曹主客曹三公曹也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為之節文復音複重音定容反又集駮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即東觀記皆删叙潤色

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瑋之士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豈繄自謂必合道衷（繄音烏兮反繄猶是也）心焉憤邑聊以藉手（藉音自夜反）昔鄭人以乾鼠為璞鬻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緹緗十重夫覩之者掩口盧胡而笑斯文之俗無乃類旃（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琢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遇鄭賈人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戰國策亦然今此乃云鄭人以乾鼠為璞便與二說不同此云乾鼠彼云未腊事又差舛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之主人父齋七日端冕之衣釁之以特牲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俛而掩口盧

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甓不殊主人父怒曰商賈之言豎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旃之也緗音襄緹赤色繒也楚詞曰襄英衣兮緹緗謂鮮明之衣

左氏實云雖有姬姜絲麻不棄憔悴菅蒯蓋所以代匱也左傳曰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杜預云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蕉萃憔悴古字通是用敢露頑才厠于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聽惟因萬機之餘暇游意省覽焉獻帝善之

二年詔拜劭爲袁紹軍謀校尉時始遷都於許舊章堙沒書記罕存劭慨然歎息乃綴集所聞著漢官禮儀故

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初父奉為司隸時並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人像贊劭乃連綴其名錄為狀人紀又論當時行事著中漢輯序撰風俗通以辯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漢書皆傳于時後卒於鄴弟子瑒璩並以文才稱華嶠書曰劭弟珣字季瑜司空掾珣生瑒魏志曰瑒字德璉瑒弟璩字休璉咸以文章顯也

中興初有應嫗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試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

通顯應順將作大匠子疊江夏太守疊生郴武陵太守郴生奉從事中郎奉生劭車騎將軍掾劭弟珣司空掾珣子瑒曹掾辟為丞相掾

霍諝傳

霍諝字叔智魏郡鄴人也少為諸生明經有人誣諝舅宋光於大將軍梁商者以為妄刋章文坐繫洛陽詔獄掠考困極諝時年十五奏記於商曰將軍天覆厚恩愍舅光寃結前者温教許為平議雖未下吏斷決其事已蒙神明顧省之聽皇天后土實聞德音竊獨踴躍私自

慶幸謂聞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弒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許止許悼公之子名止也公羊傳曰冬葬許悼公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乎弒也許悼公是止進藥而弒是以君子加弒焉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赦止者免止罪之辭也何休注云原止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之是原情定過也又曰晉史書趙盾弒其君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弒君太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弒爾君而不討賊此非弒君如何此赦事誅意也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脩也傳曰人心不同譬若其面左傳鄭子產謂子皮曰人心不同譬如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斯蓋謂大小衆隆醜美之形至於鼻目衆竅毛髮之狀未有不然

者也情之異者剛柔舒急倨敬之間至於趨利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均也諝與光骨肉義有相隱言其究濫未必可諒且以人情平論其理光衣冠子孫徑路平易（謂遵依常轍無所規求也）位極州郡日望徵辟亦無瑕穢纖介之累無故刊定詔書欲以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安豈有觸冒死禍以解細微譬猶療飢於附子止渴於酖毒未入腸胃已絶咽喉豈可為哉（史記蘇秦曰飢人之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以其愈充腹而與餓死者同患也附子烏喙根同而狀異也）昔東海孝婦見枉不辜幽靈感

革天應枯旱前書曰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告鄰人曰孝婦養我勤苦我老久累丁壯乃自經死姑女告吏曰婦殺我母吏驗之急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太守竟論殺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自祭孝婦墓天立大雨嵗熟光之所坐情旣可原守闕連年而終不見理呼嗟紫宮之門泣血兩觀之下天有紫微宮是上帝之所居也王者立宮象而為之兩觀謂闕也傷和致災為害滋甚凡事更赦令不應復案夫以罪刑明白尚蒙天恩豈有宽謗無徵反不得理是為刑宥正罪戮加誣侵也不偏不黨其若是乎明將軍德盛位尊人臣無二言行動天地舉厝

移陰陽誠能留神沛然曉察必有于公高門之福于公東海人為郡決曹決獄平其閭門壞父老共脩之于公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蓋車我決獄多有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子定國為丞相孫永為御史大夫和氣立應天下幸甚商高譚才志即為奏原光罪由是顯名仕郡舉孝廉稍遷金城太守性明達篤厚能以恩信化誘殊俗甚為羌胡所敬服遭母憂自上歸行喪服闋公車徵再遷北海相入為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梁冀貴戚秉權自公卿以下莫敢違牾譚與尚書令尹勲數奏其事又因陛見陳閒罪失及

冀誅後桓帝嘉其忠節封鄴都亭侯前後固讓不許出為河南尹遷司隸校尉轉少府廷尉卒官子儁安定太守

爰延傳

爰延字季平陳留外黄人也清苦好學能通經教授性質慤少言辭縣令隴西牛述好士知人乃禮請延為廷掾范丹為功曹濮陽潛為主簿濮陽姓也常共言談而已後令史昭以為鄉嗇夫仁化大行人但聞嗇夫不知郡縣

在事三年州府禮請不就桓帝時徵博士太尉楊秉等舉賢良方正再遷為侍中帝游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黄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前書曰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朱雲字游成帝時上書求見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人臣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以勵其餘上問曰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

雲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朝廷如何耳上意乃解及後當脩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劉攽曰昔朱雲廷折欄檻案文廷下少爭字拜五官中郎將轉長水校尉遷魏郡太守徵拜大鴻臚帝以延儒生嘗特宴見時太史令上言客星經帝坐帝密以問延延因上封事曰臣聞天子尊無為上故天以為子位臨臣庶威重四海動靜以理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晷度錯違陛下以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為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媟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

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尚書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慎其往昔宋閔公與彊臣共博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以致大災公羊經書宋萬弑其君捷傳曰宋萬嘗與魯莊公戰獲于莊公歸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與宋閔公博婦人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武帝與倖臣李延年韓嫣同臥起尊爵重賜情欲無猒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被戮嫣伏其辜李延年中山人也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人也武帝時延年女弟得幸號曰李夫人延年善歌舞為協律都尉佩二

千石印綬與上臥起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上遂誅延年凡弟韓嫣韓王信之曾孫也武帝為王時與嫣相愛後位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與上臥起出入永巷以姦聞被誅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以事多放濫物情生怨故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必甄其德甄明也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論語孔子曰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僻友善柔友便佞損矣邪臣惑君亂妾危主以非所言則悅於耳以非所行則玩於目故令人君不能遠之仲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蓋

聖人之明戒也昔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夕即見事見逸人傳夫以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降此變豈況陛下今所親幸以賤為貴以卑為尊哉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謇謇之士除左右之權寵宦官之敝使積善日熙熙廣也佞惡消殄則乾災可除帝省其奏因以病自上乞骸骨還家靈帝復特徵不行病卒子驥白馬令亦稱善士謝承書曰興字驥

徐璆傳

徐璆字孟本璆音仇字孟玉廣陵海西人也父淑度遼將軍有名於邊謝承書曰淑字伯進寬裕博學習孟氏易春秋公羊傳禮記周官善誦太公六韜交接英雄常有壯志璆少博學辟公府舉高第袁山松書曰璆少履清高立朝正色稱揚後進惟恐不及稍遷荊州刺史時董太后姊子張忠為南陽太守因執放濫臧罪數億璆臨當之部太后遣中常侍以忠屬璆璆對曰臣身為國不敢聞命太后怒遽徵忠為司隷校尉以相威臨璆到州舉奏忠臧餘一億使冠軍縣上簿詣大司農以彰暴其事又奏五郡太守及屬縣有

臧汙者悉徵案罪威風大行中平元年與中郎將朱儁擊黄巾賊於宛破之張忠怨璆與諸閹官構造無端璆遂以罪徵有破賊功得免官歸家後再徵遷汝南太守轉東海相所在化行獻帝遷許以廷尉徵當詣京師道為袁術所劫授璆以上公之位璆乃歎曰龔勝鮑宣獨何人哉守之必死龔勝字君賓楚人也好學明經哀帝時為光禄大夫乞骸骨王莽即位遣使以上卿徵勝不食而死鮑宣字子都渤海人也哀帝時為司隷校尉王莽輔政誅漢忠臣不附已者宣及何武等皆死術不敢逼術死軍破璆得其盜國璽及還許上之

衛宏曰秦以前以金玉銀為方寸璽秦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羣下莫得用其玉出藍田山題是李斯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號曰傳國璽漢高祖定三秦子嬰獻之高祖即位乃佩之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后乃出以投地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時仍帶璽紱杜吳殺莽不知取璽公賓就斬莽首并取璽更始將李松送上更始赤眉至高陵更始奉璽上赤眉建武三年盆子奉以上光武孫堅從桂陽入雒討董卓軍於城南見井中有五色光軍人莫敢汲堅乃浚得璽袁術有僭盜意乃拘堅妻求之術得璽舉以向肘魏武謂之曰我在不聽汝乃至此時璆得而獻之并送前所假汝南東海二郡印綬司徒趙温謂璆曰君遭大難猶存此邪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節況此方寸印乎後拜太常使持節拜曹

操為丞相操以相讓璆璆不敢當卒於官

論曰孫懿以高明見忌而受欺於陰計翟酺資譎數取通而終之以謇諫豈性智自有周偏先後之要殊度乎應氏七世才聞而奉劭采章為盛及撰著篇籍甄紀異知雖云小道亦有可觀者焉延璆應對辯正而不可犯陵上之尤斯固辭之不可以已也左氏傳孔子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

贊曰楊終李法華陽有聞益州古梁州之域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孔安國注曰

北拒華山之陽南拒黑水故常璩叙蜀事而謂之華陽國志焉

二應克聰亦表汝墳鄭玄注周禮曰水涯曰墳

翟酺詐懿霍諝請舅延能訐帝璆亦悟后

後漢書卷七十八

後漢書卷七十八考證

楊終傳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注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鄭字舊本誤鄭從春秋原文改

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注公羊傳曰毀泉臺何以書譏爾○臣會汾按原文譏字下脫何譏二字

又先祖為之而已毀之勿居而已○臣會汾按原文勿居上脫不如二字

詩曰皎皎素絲在所染之注逸詩曰皎皎白貌也○注

曰字誤當改也字

既無長君退讓之風注絳灌等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之居〇臣會汾按史記外戚傳云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此注脫一士字衍一字當改正

翟酺傳事得明釋卒於家注直上檄章救酺〇臣會汾按自上移下曰檄此止可言上章耳不應有檄字明衍

應奉傳時人奇之注嘗詣彭城相袁賀〇城字監本誤

丞臣會汾按袁閎傳父賀為彭城相今改正

史臣論應對辯正而不可犯陵上之尤○可字衍

後漢書卷七十八考證